第十八战 显影之尘

两人刚约好的那天，安容与找了个理由说想吃店里的菜，便缠着爸妈去了新开的分店。

这家店位于上安市一所著名医院附近。由于近年来各大学纷纷与当地医院合作开办医学院，以达到强强联手的效果，于是在十年前，这家上安最负盛名的综合性医院便在双方领导的推动下，与上安大学合办了医学院。如今已是硕果累累，前年还拿下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每年高考招生时，竞争都非常激烈。

随着这几年医学院增开专业变多，整个片区的房地产、餐饮业、服务业等都蓬勃发展，如今俨然已经成为了新的经济中心。

而新店就开在那一片区最大的购物广场中，作为商场的主打餐饮品牌之一，在建筑物外的小广场上都有好几个路牌广告作为指引。

一家三口随意坐在了堂食区，店里的服务员自然是不认识大老板的，但服务态度非常好，安父心里也感到十分满意——这家店能发展至此，靠的就是菜品与服务。

酒饱饭足后，安容与这才老实交代了他此行的目的——购买那套洗浴产品。五星级酒店使用的都是国际名牌，怪不得能直接入了言澈的法眼。

在安容与巧舌如簧的蛊惑下，安母将信将疑地走到柜台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又经过柜姐一番不遗余力的推销，不仅买了那整套产品，还买了几瓶同系列的香水。

而后，充当苦力的安容与心想：要不是前几天住酒店把钱浪完了，哪儿用得着请这两尊大佛出山，还得看他俩撒一路的狗粮，真是有苦说不出。

元宵节当晚，在二老威逼利诱下，他还是闷着头吃了一碗黑芝麻汤圆。出门前，还用香水仔仔细细喷了一身，直到都有些呛人后才停手。

在听说城隍庙要开庙会后，二老也想去凑个热闹，不过被翅膀长硬了的浑小子以“拒绝当探照灯”为由严词拒绝，并要求分批次前往会场，省得伤害到自己幼小的心灵。

于是一家人兵分两路：安容与在楼下与言澈汇合后，坐地铁去城隍庙；而二老则是识趣地没有选择自驾，前往更近的车站挤公交去了。

总想搞个大新闻的安容与，今晚又自恃穿得“帅气逼人”，一身深蓝拼接黑色的T恤式长外套随意敞开着，露出内里白色的卫衣。考虑到要在室外待上几个小时，为了御寒机智地选择了七分直筒裤配紧身长裤的搭配，脚踏一双低调的战靴。

买这套衣服的时候店员就放了狠话——穿这身出去，女朋友和路人都得流哈喇子。

而言澈在两人见面时的第一句话却是：“你身上好香”。

说好的帅到令人口角流涎，怎么放到言澈这儿就不好使了呢？

反观言澈，朴实的黑色长款羽绒服透露出一股温暖的气息，小高领毛衣显得成熟了一些，但配上他那张温润的脸，有一丝韩剧男主角的气质。

路上，言澈认真讲解着这次庙会上的活动，听起来还是非常精彩的——猜灯谜、观花灯、放孔明灯、赏花、音乐喷泉、汤圆宴以及其他各色小吃，这也就是安容与在出门前极力抵制吃汤圆的原因。

而一开始听说城隍庙要承办庙会时，网友们都纷纷表示这么古老的活动，会有人去吗？然而从此刻拥挤的人潮可以看出，大小孩儿们在过惯了西洋节日后，也渐渐体会到了自家传统佳节的重要性。虽然有很大一部分人也只是过来凑热闹，或者当情人节过而已。

离着城隍庙越近，安容与的心情就越激动——他也查过元宵节的资料，知道在古代这可真能称得上是“情人节”。看着身边一双双一对对的甜蜜情侣，虽然心里有一些沮丧，但既然言澈就在手边，不妨自我麻痹一下，伪装成真正的约会。

正在偷着乐，言澈不咸不淡地来了句：“你今天穿的真好看，”随后又凑近了一点，小声说道：“我看见好几个姑娘偷拍你了。”

帅气逼人的心机少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脸红了，强装镇定解释道：“哥，别消遣我了。我就随便穿的，她们肯定是在偷拍你。”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心里还是乐开了花——那天的店员果然诚不我欺。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身边的人越来越多，简直都要被挤成肉饼了。安容与倒是挺能苦中作乐，拼命压下自己翘起的嘴角，右手已经快要直接黏在言澈左手上了。

穿过长长的地铁过道后，终于顺着人流来到了城隍庙。他俩平时很少来这个地方，所以并不熟悉这边的建筑、街道。好在今日佳节盛世，跟着人走就行了，完全不用自己找路。

从地下钻出来，冬夜的凛冽丝毫不减，细碎的寒风穿过布料刺在皮肤上，只穿了两件衣服的装逼少年此时终于感受到了隆冬天气对他的满满恶意。

走到地标牌附近，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高大的牌坊，据说是清朝流传下来的古物。已经有些风化侵蚀的柱体被打上了景观灯，就算在墨色浓郁的夜里，也能将上面已经有些磨平的花纹看得仔细。

穿过牌坊正中间的门，两侧已是摆满了各色小吃铺，棉花糖、捏糖人儿、糖画、糖葫芦等传统小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视线，其中自然包括了少不经事的安容与。

虽然已经尝过了棉花糖和冰糖葫芦，但糖人儿和糖画还没吃过，情急之下，他一把拉住言澈的手臂就朝着糖画摊子走了过去。

言澈也不多说，任由自己被带到小摊前，笑着问道：“想吃这个吗？”

只见安容与两眼放光，重重地点了两下头。

言澈又问道：“转一个试试？”害怕对方听不明白，于是又指了指师傅手边的转盘。圆形的木质表盘上画了12个不均等的格，每个扇形上都有一个生肖。毫无疑问，龙之格是最窄的。

安容与心领神会，应了一声“好”，接着便深吸一口气，将指针转了起来。

“龙龙龙龙龙……哎……”在一片期待声中，指针停在了兔之格，还没等安容与哼唧，言澈便拍了拍他的背，然后掏钱让师傅加做一条龙。

一兔一龙在众人围观中新鲜出炉，拿到那条大龙的安容与乐得像个智障儿童，拉着言澈到一家店的门灯下就要合照。

上一秒还痴痴笑着的他，在打开摄像头后，将龙摆到脸上，做了一个冷酷的表情。而言澈则是一如既往的笑靥如画。

消完毒后，这才舔了一口做工复杂精致的糖龙，他咂着嘴说道：“哥，好甜啊。”

言澈磕着乖巧可爱的小糖兔，问道：“是挺甜的，喜欢吗？”

安容与闻言，呆呆地望着言澈，眼里满满的柔情，点了点头，又答道：“喜欢。”

在糖画都还没吃完时，傻小子便又拉着言澈去买糖人儿了。不得不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真是不错，每一个小人儿都捏得栩栩如生，连眼睛都活灵活现。

这些小玩意儿虽然不大，但也足足让人吃了半个多小时才吃完。两人又顺道买了喝的，随着人群辗转到了灯谜会场。

看了眼手表，还有十分钟开始，两人便仔细欣赏起这会场的布置。

会场设置在一条长巷之中，细细长长的红灯笼挂在屋檐下，透出幽红的光。灯笼尾上垂下长长的纸条，正是谜面。

为了防止非公平竞争，小巷建筑物的二楼都有工作人员监督，一经发现使用手机，该张灯谜即作废。

时间一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即刻涌入小巷之中。结伴来的人们小声讨论着，生怕被人听去了答案。

“哥，好难啊，我怎么一个都想不出来。”草草看了十来个灯谜，安容与愣是一点灵感都没有。

“来，你帮我把这条扯下来。”言澈发现自己够着有些费劲，只好略惭愧地开口了。

“禁止放羊，打一诗人。”安容与一边扯下这条灯谜，一边念道，“哥，这是谁？”

因为主办方规定一次只能拿一条谜面去验证，所以言澈直接拽着他就往工作人员那边走去。

到了兑奖的地方，言澈才一把将他的头拉了下来，在耳边轻声说道：“杜牧，去答吧。”

小巷中的红光静静流淌在每一个人脸上，此时竟恰到好处地掩盖了安容与脸上的春心萌动。方才言澈那轻微的气声给耳朵带来的暖流顺着耳垂涌入每一根血管，呆呆缓了好几秒钟，他才结结巴巴地和工作人员说了答案，获得了第一张全场减五元的代金券。

回到小巷中，见着有一个灯笼下围了不少人，他俩便也去凑了凑热闹。只见这长长的纸条上只有五个字：黯，打一成语。

“哥，这也太抽象了吧。”试着想了半分钟的躺赢少年，终于决定直接放弃。

“我知道了，你扯吧。”经过一番思考，言澈果然还是想出了答案。

于是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安容与摆着一副“无敌是多么寂寞”的表情取下了纸条。走到兑奖处后，言澈又悄悄告诉了他答案。

“有声有色。”安容与答道。

“小伙子，不错啊！”兑奖处的大妈连连感叹道。

之后，在言澈的助攻下，安容与扯了十来张灯谜，连大娘都直夸他聪明，就差拿着大喇叭去会场宣传了。握着这沉甸甸的80元代金券，安容与第一次感受到了智慧的力量。

猜完了灯谜，两人正寻思着去哪儿挥霍一下这烫手的代金券，刚决定去瞧瞧天南地北各色汤圆，就听见有人甜甜地叫了声“学长”。

见言澈转身后，安容与带着一脸茫然也转了身。眼前是两男两女，叫住言澈的便是其中一位打扮、长相都十分可爱的姑娘。

“学长，真的是你呀！”姑娘眨着眼睛，开心地说道。

“萌萌，诶，还有你们，一起出来玩吗？”言澈笑得还是那么温润，从反应上来看应该和这四个人都认识。

剩下几人也都纷纷叫了一句“学长好”，其中一个男生还半开玩笑地说：“学长，和女朋友出来约会呢？”

安容与一脸懵逼，在刺骨的寒风中思绪凌乱。还没想好该说什么，便突然被言澈一把揽了过来，反问道：“你见过这么阳刚帅气的女朋友？”

现场另外五人集体吃瘪，显然都没料到言澈竟然还有这一手，不过很快，他便自己打破了这尴尬的氛围。

“你们课程设计出分了吗？”言澈问道。

“出啦！总算是过了。”那位叫萌萌的姑娘抢先回答道。

剩下三人也都纷纷报上了自己的成绩，刚才开玩笑的男生竟然还拿了A。简单介绍了一下，安容与这才知道这几人都是上学期末言澈导师所带的数据库课程设计的本科生，因为在实验过程中与言澈交流较多而熟络了起来，而刘萌萌则是每天都在对言澈死缠烂打、问东问西的，才好不容易拿到B。

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成了六人小分队，安容与挤出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性的微笑，表示非常乐意同行——其实心里已经将这四位不速之客温馨问候了一遍。

而本该空荡荡的言澈右手边，此时却紧紧黏住了看似一脸天真无邪的刘萌萌。安容与看在眼里，拼命压抑着自己内心的烦躁——他就是对线被打爆了都没这么生气。

之后就这样听着言澈和他们聊天，偶尔提到两句自己，而刘萌萌似乎也是好不容易抓到课后的机会询问言澈与学习无关的话题，此时的表情简直都快要开心到飞起来。

于是安容与的回答开始越来越不走心，多数时间都是极其敷衍的“嗯”。他忍不住讨厌这些抢走言澈与自己独处时间的人，也恨这样小心眼的自己。一想到以前竟然还认为自己能在言澈找到一生所爱时笑着祝福他，就觉得当时真是太年轻。

不知道这样低气压地走了多久，突然听见了那四人的道别：“那我们就先走啦，拜拜。”直到言澈晃了晃他，这才终于反应过来——言澈要带着他单独去一个地方。

冻到僵硬的脸上总算展露了笑容，也记不起来言澈到底和他们说了什么，赶紧随口道别后，就兴高采烈地跟着言澈往另一个方向走了。

“怎么了？刚才表情那么吓人。”言澈关切地问道。

“没什么……哥，你们关系很好吗？”安容与收起小性子，但此时还是想弄清楚他们的关系到底有多好。

“一般吧，毕竟只带了他们三周。”言澈又补充道：“要不是今天碰巧遇到，以后大概都不会再有交集了。”

听到这句话，安容与终于放下了心，可是那个刘萌萌，怎么看都对言澈有好感，眼下也不知道该不该再问下去，毕竟自己与言澈也只是朋友身份，哪儿轮得到他来吃醋呢。

然而嘴总是比脑子快，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时，自己已经气鼓鼓地抖了出来：“哥，那个女生……好像喜欢你。”

言澈低下头笑了笑，表情似乎有点无奈，然后说道：“我知道。但那也就是一时的悸动，过段时间就会淡了的。”

安容与还是觉得不够，继续问道：“那要是没淡下来呢？”

言澈回答地非常斩钉截铁：“那就到时候再想怎么在造成最小伤害的情况下拒绝她。”

再也掩盖不住自己嘴上的笑容，安容与问起接下来的目的地。言澈说，正打算带他去放孔明灯，其他四个人去看音乐喷泉了。

安容与以前在青江边偶尔见过人放孔明灯，不过自己倒是没玩过。现在有言澈作陪，自然是欢天喜地地交出自己的第一次。

在前往小广场的路上，言澈似乎又打算将科普进行到底，像个老教授似的问道：“你知不知道孔明灯是怎么来的？”

安容与老实答道：“和诸葛亮有关吧？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言澈：“其实有两种传说。一种认为诸葛亮在被司马懿围困的时候，算准风向后，放了无数个这样的小灯笼。然后士兵们就高呼‘诸葛先生坐着天灯突围啦’，结果司马懿信以为真，带着兵去追天灯了，诸葛亮才得以脱险。”

安容与继续追问：“那另一种呢？”

言澈：“另一种传说是在五代时，有一名为莘七娘的女子，其丈夫在福建打仗时，她做了这样的天灯，用作军事联络信号。因为这种灯笼的外形酷似诸葛亮的帽子，所以被称为‘孔明灯’。”

安容与点了点头，若有所思道：“看来以前都是作为军事用途，现在倒是被普通百姓用来许愿了。”

言澈笑盈盈地说：“人民安居乐业，祈福、许愿都是精神寄托，以求物质与心理的双重圆满。”

没想到放个孔明灯还能扯出大道理，这才是自己熟悉的言老师——安容与心里默念道，于是便仔细思考起了一会儿孔明灯上要写的愿望。

走了大概十分钟，终于到了燃放天灯的小广场，因为正赶上另一边的音乐喷泉，此时人不算多。言澈买来两盏孔明灯，安容与神秘兮兮地表示要去一旁偷偷写愿望，否则让人看了去便不灵了。

走到离言澈十米开外的地方，确定他正在埋头苦写后，安容与这才颤颤巍巍地写下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永远陪在他身边。

一直等到孔明灯缓缓上升至半空，言澈才走了过来，可怜巴巴地问道：“真的不能告诉我你的愿望吗？”

安容与小脸憋得通红，就算言澈在自己面前装可怜，也绝对不能说漏半个字，于是狠下心说：“哥，说出来就不灵了。”

言澈也不再追问，想起手上的巨额代金券一张未用，便决定继续刚才被那四人打断的行程：吃汤圆。

挤了十几分钟后走到元宵会场，两人纷纷感叹道真不愧是号称“天南地北汤圆宴”，草草看了眼摊位上的招牌，有宁波汤圆、鸡肉汤圆、心肺汤圆、姐妹汤圆、五色汤圆、枣泥汤圆、四式汤圆、擂沙汤圆、酒酿汤圆、心汤圆、雪中送炭、北京元宵，以及一个光看名字就让人食欲全无的鸡屎藤汤圆。

两人面面相觑，显然都是只吃过黑芝麻汤圆的无知青年，犹豫了半天，还是去买了一碗鸡屎藤汤圆。

摊主看着他俩的表情，十分自觉地解释道：“小伙子，这鸡屎藤是一种植物，又叫土参。能够入药，有清热、消炎、解毒、润肺、醒脑的作用呢。做成汤圆，就是我们三亚的特色小吃。您就放心吧，保证越吃越好吃。”

很快汤圆就现煮出了锅，两人将信将疑地尝了一个，刚放到嘴边时，眉头都快能拧成麻花了，忍着鸡屎味儿吃了一整个，之后竟然满嘴留香，感到十分清爽。

紧接着又去尝了尝肉馅儿的汤圆，两人都不算挑食，在汤圆甜咸上也没有什么看法，吃起来都是同一个评价：好吃。

几碗热乎乎的汤圆下肚，原本在寒风中畏畏缩缩的安容与也感觉到微微冒出汗星子了。光阴似箭，明明还没有看够言澈身边的风景，便又到了被他催促着回家的时间。

“十点半了，我送你回家。”言澈的语气虽然温柔，但根本就没有留给他任何拒绝的余地。

“哥，都听你的。”

庙会依然在继续，两人选择去附近的车站坐公交，再转地铁。离开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闹市，回程的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间或踩着限速呼啸而过的车，在散射的路灯下飞出一片霓虹。